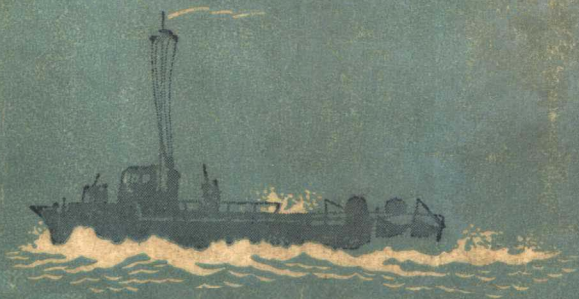


海上獵手

車尔尼舍夫著



新文藝出版社

И. ЧЕРНЫШЕВ
НА МОРСКОМ ОХОТНИКЕ

根據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Ленинград 1950 年版本譯出

海 上 獵 手

車尔尼舍夫 著

鄭 孝 時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發字號

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209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6 13/16 字數 137,000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價(6) 0.55 元

目 次

在獵潛艇上	1
出航	15
再學習	25
阿捷耶夫中尉	30
最初的勝利	37
勇猛的突圍	46
保衛列寧格勒	63
朋友們的功勳	75
被封鎖的冬天	92
修理獵潛艇	106
战友	115
獵潛艇打飛機	121
新的戰鬥	138
兩對十三	148
在莫斯科	165
進攻之前	175
進攻	187

在 獵 潛 艇 上

四一年七月①初的时候，正赶上我們这群年輕的海軍尉官都呆在喀琅施塔得②海軍陸战隊的营房里。战争已經進行到第十天，在祖國西方的土地上，正在展开着激烈的战斗，可是我們却苦于無事可做。我們沿着古老的院牆游蕩着，帶着憤怒的神色，常常望着那高聳的圍牆，它把滿是灰塵的肅靜的院落和那同样也滿是灰塵的靜寂的大街給分隔开了。在我們看來，圍牆好像是一條國境綫。它外面有海洋，有真正的战斗生活。

“有什么新聞嗎？”我詢問那些逗留在院子里的我的朋友。

“什么也沒有！”

“人家老是那么答复：‘呆在后备隊里等一等吧。’”

“說实在的，我們去当补充排的排長还不成嗎？”

“这不是糟蹋人材嗎？我們学的是在海洋上，在軍艦上作战。”

我們一心要到配有新型技術裝備的軍艦上去，我們恨自己的命运，恨干部部的答复：据他們說，編隊③里沒有指揮員的空位置。

“應該極力想办法呀，”一个同志說。

“想什么办法呢？”

我已經記不清當時大家所提出的而又被否定了的那些熱烈的、充滿着幻想的建議了。經過一陣冗長的、令人倦乏的爭辯之後，才獲得一個最簡單的答案。

“為什麼不隨便到哪一個編隊去了解一下情況，是否全部指揮員的職位都配備妥當了呢？”阿木辛問道。

我們都驚愕得張大着嘴巴，——問題的解決竟是那麼簡單。

“可是咱們到哪兒去呢？”

我們又爭論起來。末了，決定到一個隊部去，在那兒，我們曾經當過實習生，並且實習得不壞。

一刻鐘後，我們四個人一起走進了大尉鮑利索夫的辦公室，他是編隊中的一位參謀長。

“大尉同志，”阿木辛頭一個說話。“我們是今年從軍校^①畢業的。已經實習完了……我們都是共青團員。我們喜愛海洋……”

“我們還願意在軍艦上作戰，”加弗利克夫插嘴說。

沉默了一陣。

“說老實話，我不明白你們的意思。你們要我做什麼呢？”鮑利索夫一邊慢條斯理地說，一邊用疲倦的、發紅的眼睛挨着個兒打量着我們幾個人。

① 指一九四一年蘇聯偉大衛國戰爭開始後的第二個月份。

② 喀琅施塔得是波羅的海芬蘭灣的一個蘇聯軍港。離列寧格勒二十五公里。衛國戰爭時，它是保衛列寧格勒的最前哨。

③ 海、空軍中戰鬥單位的編制名稱。

④ 指海軍軍官學校。

我們開始爭先恐後地熱烈地談着自己的處境。在參謀長疑惑莫解的臉上，漸漸地露出了喜悅的神色。他用卷夾在桌上啪地敲了一下，隨即就站了起來。

“這好極了！真是野獸跑到獵人跟前來了①！我正想請干部部派一些指揮員給我們。你們姓什麼？”

“中尉阿木辛。米海依爾·達維多維奇。”

“中尉鮑克夫，依萬……”

“加弗利克夫……中尉加弗利克夫……弗拉基米爾·加弗利洛維奇。”

“中尉車爾尼舍夫，依果利·彼得洛維奇。”

鮑利索夫把我們的姓名記錄在日曆上，隨後答應我們道，我們不久就能到軍艦上去。

真的，一晝夜後就把我們叫到司令部里去了，宣布我們當獵潛艇的副艇長。

在海岸基地上，我們向首長介紹了自己以後，就忙着上艇。真可惜，我那艘獵潛艇正在海里，所以，我只好跟我的朋友加弗利克夫湊到一塊兒出發。他的獵潛艇正準備出海巡邏，於是，我們馬上就投入了出發前的忙碌中。

加弗利克夫的艇長是一位叫做馬卡林柯的少尉。他一邊領我們在艇上走着，一邊流利地介紹了艇的構造、武器和技術裝備。

“我們這些小艇，”馬卡林柯說，“是保衛基地附近的海區的。由它們擔任巡邏，護送船隻。不過主要的任務是搜索和

① 表示巧極了的意思。是俄文中的習慣語。

歼滅敌人的潜水艇。因此，才命名叫‘獵潛艇’。为了發現潜水艇，在‘獵潛艇’身上裝有一种專門的水音响仪器。”

馬卡林柯說的这番話，對我們並不算新奇。在軍校里我們進行過搜索和歼滅潜水艇的特种戰術演習。戰爭開始的前一年，上戰術課時，我甚至當過“獵潛艇”搜索中隊隊長，加弗利克夫當過“A”方面軍的指揮官。我接到一份戰鬥命令，上面寫着：我方“空軍”在幾點幾分，在什麼經緯度上發現了向我軍某一基地進犯的“B”方面①的潜水艇。

現在我回想起來，當時我真不滿意自己那種“重大使命”。因為我對這一部分的戰術大綱知道得太膚淺了。演習時，須要向獵潛艇的“艇長們”下達號令，計算搜索時間，把航綫標在地圖上，既要組織搜索，還要組織沖擊。

我得承認，當時為了使我的那群“獵潛艇”能從基地“放出去”，我曾居心不正地採用了某些“暗示”的材料。幸虧“空軍”和評判員報告了潜水艇活動的準確情況，才使我能夠修正了“我的艦艇”的航綫……我們“進入了”潜水艇活動的地區，並沒完全落空，把它“發現”了。地圖上劃出一些新的方位綫……“航向不變……預備炸彈！……”緊接着就是一陣沖擊……好心的評判員承認“B”方面的潜水艇給击沉了……隨後，走廊里響起了下課的鈴聲②，一切都是那麼簡單、明了和理想。

我的目光碰見了加弗利克夫那兩只充滿笑意的眼睛。他嘟囔道：

① 指海軍學校的演習。“A”方是我軍，“B”方是敵軍。

② 作者所回憶的戰術演習，是在學校教室里進行的。這是學校的下課鈴聲。

“你在回想戰術演習課嗎？”

我默然地點點頭，思忖着：“這一切將怎樣在生活中出現呢？”

當談話涉及到羅經和火炮的時候，我們全都清清楚楚：對它們的構造、部件、零件、動作，我們熟悉得很。可是在無線電室和別的地方，却把我跟加弗利克夫弄得非常掃興。儀器跟軍校實驗室里的完全兩樣。某些握把和轉換開關比那兒的大得多，而那些帶指針的各式各樣刻度盤——電流表、電壓計，還有別的什麼“表”——真叫人眼花。馬卡林柯並沒發覺我們神情不安，他領我們到下邊的輪機艙里去，在那兒，我們真是太難為情了。在全部艙壁和船舷的上面，在艙底板①的上下，甚至在艙頂板上，都到處交錯着多得想不到的、直徑截然不同的大小管子。簡直不是輪機艙，活像一條鯨魚的肚子！雖然各根主管上全塗着相應的顏色，但我也分不清楚。我集中了記憶力，白費勁！只記起了些進氣管和排氣管，高壓管和低壓管所應該塗的顏色，但是這些管子這兒根本沒有。

馬卡林柯講完了，我們向他道了謝，便去尋找阿木辛和鮑克夫。

他們的成績也不算頂好。鮑克夫在回答我們的問題時總默默地揮着手，而阿木辛卻吹起口哨來，像平常那樣，吊起了左眉梢。

記得我們四個人一塊兒坐在欄杆上，望着海水，海水在腳底下拍澗着護岸石垣的花崗岩，我們彼此交換着觀感。

① 艙底板是獵潛艇內艙可拆除的甲板和地板。——原書注

“难道这能算是战艦嗎？”阿木辛气冲冲地說。“这簡直是給首長旅行用的汽艇：不管哪一个人，不管到哪兒去，它都会把你‘送上去’，‘接下來’，或者为了执行什么任务而‘聚集’起來，在那上头哪能進行什么战斗。一句話，我們是当上了海上的馬車夫了！”

这种論調真使我不愉快，我馬上为獵潛艇辯护起來。

“不，虽然这种艇很小，但却够得上真正的战艦。它有着所有的战斗部門：航海勤務、槍炮勤務、水雷勤務、以及通訊勤務、电工勤務，甚至还有供給艦務部門。除此以外，你还忘了‘獵潛艇’是專門为了跟潛水艇作战用的……而德國鬼子准会進行潛水战的。”

也許我說得不大叫人信服。沃洛加·加弗利克夫即刻反駁起來：

“所有的战斗部門？都是些笨家伙！我是个航海長，我得到的航海仪器只是紀元前中國人發明的磁石指南針！可是我在軍校念書的时候，对电罗經、回音測探仪和航迹自繪器，却鑽研了無數个夜晚……但这里甚至連計程仪都沒有！你明白嗎？別的战斗部門也不見得好。譬如瓦紐斯卡①——他是个天生的炮手，可是他得到了些什么呢？炮塔炮嗎？或者哪怕是几門新式大炮？測远器在哪兒？指揮仪②又在哪儿？什么也沒有，老弟，我們的知識沒处用嘍！所有炮火控制都靠一張放到衣袋就能隨身帶走的小射击表……光为了掌握这种‘技術’，我們何必还要学它四年呢？！”

① 鮑克夫（姓）的名是依万。瓦紐斯卡，瓦尼亞是依万的爱称。

② 是專門控制炮火用的一种仪器。

鮑克夫听了加弗利克夫的話，很不贊成地、責備地搖搖頭。他想起从前我們曾經怎样渴望到海洋上來战斗。在战斗时，軍艦并没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每艘軍艦，一經掌握在有本領、有經驗的艦長手里，它就会变成一个重要的战斗單位。及时完成战斗任务，哪怕是最小的任务，也会影响其他較大規模的战役的進程，使它獲得勝利。

听了这些理智的話語，真叫人害臊。鮑克夫一边思考着，一边繼續說：

“接送首長也是應該的。譬如說，上陸指揮員要勘察地形，那么乘獵潛艇是再好也沒有了。跟敌人相接触情况下的航行，决不是容易的事……并且誰來保护沿海地帶的基地，誰必須首先去發現敌人，并把敌情报告給指揮部呢？由誰來保护航渡中的運輸船和艦艇呢？那些在可疑区里的潜水艇，又由誰終日頑強地去搜索，并在發現了它們之后，又馬上去冲击呢？这一切，都要靠这些小艇！”接着，鮑克夫指了指我們后边那些停泊在碼頭旁的獵潛艇。“現在沃洛加却說什麼‘笨家伙’。是的，航海用的和火炮用的精密的仪器是沒有，但这就要求我們掌握更多的專門知識。这就是說，我們將沒有代替我們來‘思索’的机器的‘助手’。一切都要靠我們的知識，靠我們的能力，靠艇的組織和艇員的熟練的技巧。”

他和藹地笑了。

“一句話，朋友們，別嚕嗦了，我們去熟悉熟悉机器吧，仔細地研究一下無線电和水音响仪器。为了能够在战斗中徹底地發揮艇上所有的潜力，我們一定要把它的結構弄个明白！”

我們就这样結束了無聊的牢騷話，开始去工作。我們詳

尽地研究了艇上和編隊司令部的文件，爬到艇的各个艙房去，一个勁兒地向老指揮員、軍士和水兵們發問。我們多少有些不正確的尉官的自豪感，因此我們認為向水兵們請教是不大妥當的，不過，這是環境所迫。書本上並沒有把一些實際問題談清楚。能詳盡地答復這些問題的，只有那些直接在機器和武器上操作的水兵們。

青春的活力、對海洋的熱愛和對參加戰鬥的迫切的希望，佔據了我們的心灵。我們徹夜研究着戰術性能登記簿、條例、表格和地圖，我們很快就積累了一些新的知識。戰鬥演習和機械旁的練習，使我們獲得了實際的技能……

七月七號，我頭一次登上我那艘獵潛艇。有一個值班的下士別雷，他把手肘支在艦橋的欄杆上站崗。

“您要找誰？”他的眼睛帶着好奇的神色盯着我。

“我是派到你們艇上作副艇長的。艇長在哪兒？”

別雷不慌不忙地從艦橋上走下來，報告說，艇長到司令部去了，艇上由上士別洛鮑柯負責。別雷的語調很慢，操着輕微的烏克蘭口音，他的眼睛似乎在試探着我。

“您好，中尉同志，”我聽見身後有人說話。

我扭過頭去，看見了身軀高大、肩膀寬闊的上士。“這大概是別洛鮑柯吧，”我想。

“您好，別洛鮑柯同志！”

別洛鮑柯的手很大，長着細而長的手指，我的手整個握在他的掌心里。上士的力氣是够驚人的：跟他握手後，我那只發白的手好久不能動彈，而他却在親熱地微笑着，兩只灰眼睛好意地打量着我。

我一边抖动着麻木的手，一边向艇尾走去。

“喂，談談自己的情况吧……仗打得怎样，生活怎样？”

“是呵，已經开仗了，發生过一些战斗，”別洛鮑柯用愉快而低沉的男中音談了起來，他分不清“P”和“П”^①的發音。“六月二十二号^②發出了战斗警报，当天早晨，我們就到拉文沙里去巡邏，現在剛回來不久。我們艇上絕大多數都是剛从学校畢業的年輕小伙子，只有我和別雷是小老头。一般地說，同志們都是好样兒的，很聪明，就是技術差一些。”

別洛鮑柯穿得很整潔，可以說帶有一种服务多年而又热爱自己職業的水兵的瀟灑風度。他又說道：

“头几天，我們从一只被潜水艇击沉的运输船上救出了一些人。拖上來了一百多个。”

“把潜水艇打沉沒有？”我关心地問道。

“沒打沉……”

“为什么呢？”

“因為我們要救人哪！当时那个区域里只有我們这一只艇。”

“真可惜，給放跑了，”我一边說，心里一边想，如果我当时是指揮員的話，那我將怎么办。

我找不到滿意的解答，決定在閑暇时候詳細地研究研究，在“軍事會議”上把这件事跟同志們討論一下。

我提議別洛鮑柯領我看看獵潛艇，并跟艇員們熟悉一下。值班員照旧漫不經心地靠欄杆站着。

① 俄文字母“P”是卷舌音，“П”是舌尖音，發音相仿。

② 指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衛國战争开始的头一天。

因此，我故意大聲地說：

“看樣子，值班員大概不知道在值班時應該怎樣保持軍容，也不知道當軍銜和職務較他高的首長走過去的時候應該做些什麼吧？您對他解釋解釋，那樣對年輕小伙子們可不是個好榜樣呀。”

別洛鮑柯回答了一聲“是！”，他在我身後，朝別雷揮了揮青筋飽綻的大拳頭，值班員立即一聲不響地動手整理起袖帶來。

輪機手住的第一層水兵艙給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沿着舷側的鋪位排列得非常整齊，褥單都是嶄新的，小櫥里干淨的食具擺得條條有理。可是第二層水兵艙，卻搞得亂七八糟，連空氣都不流通。有一個水兵坐在床鋪上，縫補着一條扯破了褲子的褲子，另一個水兵伏臥着看書。第三個人和衣睡在上層鋪位上。我們一出現，水兵們都站了起來。

“你們好，同志們。你們這兒悶極了，該通通風才好。”

“把舷窗①旋開！”別洛鮑柯吩咐道。

我瞧瞧水兵看的那本書，原來是戰爭與和平。

“您姓什麼？”我問那個看書的水兵。

“斯米爾諾夫。操舵兵。”

斯米爾諾夫的個子不高，矮壯的身材，長着一張寬闊、開朗而又森嚴的臉，它還沒有挨到過剃刀的刀刃哩。

“您喜歡這本書嗎？”

“這種書怎能不叫人喜歡呢。可惜我讀得太晚了，本來早

① 船上的小圓玻璃窗。

就該讀。”

“您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學習過？”

“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念完了七年級，以後在成人夜校學習過。”

“莫斯科人嗎？那麼我們是同鄉嘍。”

斯米爾諾夫的臉上浮現出得意的微笑。

我邀請他抽暇到我那兒去聊聊莫斯科，聊聊文學。

另一個做縫紉活兒的艇員，原來是艇首炮的炮長馬留金。

“您是什麼軍銜？”

“海軍下士。”

“請告訴我，您既然是水兵艙的班長，為什麼准許水兵穿着衣服在鋪位上睡大覺呢①？”

馬留金沉默了一陣，回答說，他不是水兵艙的班長，因此他根本沒想到要去命令誰。

我走近睡覺的水兵跟前，看見他那套帆布工作服上浸透了煤煙和一種油質的東西，比最髒的機車司機的工作服還要來得髒。睡覺人的脖子和手，跟他衣服的顏色沒什麼兩樣。腳上穿一雙沒系緊帶子的大皮鞋，支在塗色的艙壁上。

“這是誰？”

別洛鮑柯朝睡覺人的臉上看了一眼。

“齊莫費耶夫。”

“什麼職務？”

“炊事員。”

① 按蘇聯軍人的紀律，平時非睡眠時間，未經上級允許，決不准睡覺。

“什么?!”

“炊事員……”別洛鮑柯不好意思地重復道。

真把我惹火了。

“馬上把他叫起來，命令他趕快洗澡，然後到您那兒去一次。”

往機艙去的時候，我們又從別雷身旁走過，他已經換上了一件潔淨的、熨得平平整整的法蘭絨上衣。當我們平行到一起的時候，他靈巧地把一只手舉到剽悍地歪在一旁的帽沿上。可是他的眼睛却在嚴峻地斜睨着，可以說有些敵意。

沒等我踏進第一機艙，就聽見了一陣清楚的報告聲。

“中尉同志，‘第五戰鬥部門’的全体人員正在作航行後的機器保養工作，”輪機長嘉非烈洛夫報告說。

嘉非烈洛夫長得很像他的上級別洛鮑柯：寬寬的肩膀，結實得飽鼓鼓的肌肉使得工作服都凸了出來，一對親摯的眼睛含着莊嚴的目光。

跟他並排站着的是一個小伙子。他長着一副姑娘似的漂亮臉蛋兒和一頭亞麻色的頭髮。

我向嘉非烈洛夫道了好后，便把手伸向那個小伙子。

他一邊同我握手，一邊自我介紹說：

“耶爾馬克夫，電工。”

他的眼睛由於抑制着笑容，發出了亮光。

“您總是這麼高興嗎？”

“在戰時，在海上執行勤務，精神快活和心情高興是最重要的東西，”耶爾馬克夫帶着誘人的微笑，急忙說道。

這個機艙跟加弗利克夫的艇上的機艙毫無兩樣。干淨得

惹人注目，連一點兒潮濕、烟灰或泥土的痕迹都沒有。艙底板閃爍着光芒，銅製品發出金子似的亮光。鍍鎳的零件反映出日暉。舷內側和艙壁的下半部，均勻地塗着淺灰色的油漆，艙壁和艙頂板的上半部都塗着白色，真好像醫院里的潔白的手術間。嘉非烈洛夫和耶爾馬克夫雖然都穿着褪了色的工作服，但都很干淨。沒疑問，這種整潔的“發起人”是別洛鮑柯。

我坐在軍官集會室的沙發上，等着艇長，同時我請別洛鮑柯把艇上人員的花名冊和艇上其他的文件拿給我看看。

原來絕大多數艇員都才服務了一年或二年，只有為數不多的、主要是各班的班長才在海軍中服務到第三年。他們都和我的年齡差不多，至多只差一兩歲。全體艇員都無例外地受過七年級到十年級的教育。

別洛鮑柯向我介紹了艇員們的性格，巧妙地摹仿着他們的姿態，中肯地指出每個人的特點。水兵們活生生地在我面前出現了，我相信，經過這番談話以後，再用不着誰的幫助，我就會了解許多人。

艇長很快就來了。我站起來，介紹了自己。艇長是中尉，中等身材，長着一副十足呆板的面孔，他並沒向我提出任何問題。而我却等着他開始向我打聽他比我早畢業兩年的母校。看來，他對軍校並不發生興趣。

我簡短地談了自己的情況。而他一直默不作聲。於是我就談我對獵潛艇的印象，指出水兵艙情況的那種令人不能容忍的差異，指出一些水兵的散漫的態度。可是中尉對這種情況卻無動于衷。他用遲鈍的、似乎是一種漠不關心的聲音說，都是因為很久沒有副艇長的緣故。事後，他請求我熟悉一下船

舶文件，并着手搞組織工作。

“請您自己去向分隊長請示吧，”他決定道，并准許我离开他。

我研究了一夜文件，文件多得使我驚訝：值更日志，航海日志，战斗行动登記簿，战斗訓練登記簿，器材、彈藥、燃料和机油的收支登記簿，武器、机械和仪表的各式各样的履歷書，它們的說明書，不同作战条件下使用武器的規則和条例——一切跟在大型軍艦上一样！不过在大型軍艦上，是由好几个專职專業的軍官管理文件，可是在这儿，全盤都放在一个副艇長的身上了；我真害怕，怕掉在这公文的大海里淹死。

直到五点钟，我才爬到上層鋪位上，沉沉大睡起來。

但是，習慣把我控制住了——七点钟我已經醒了。本想馬上起床，可是头猛地撞着了橫梁^①，撞得很疼。一只手便本能地伸向撞痛了的头，但这时胳膊肘又碰到了舷窗的裝甲鉄上，手也發麻了。我一边罵着，一边哼着，翻身下了床。我不禁好笑起來，在这个艙房里連个轉身的地方也沒有。为了穿褲子，只好把門敞開，將半个身子探到走廊里，机电長的艙房和軍官集會室的門也是开在这个走廊里的。通向上甲板的舷梯，恰好放在那条小小的走廊里。

艇艙的面積比木櫥和衣櫃稍微大一些。門左边放着一只小桌，上面擺着一个小書架。門右边的牆上，嵌着一个小衣櫃。順着艇舷，擺着二个床位：上鋪是我的，下鋪是艇長的。我一躺在床上，腦袋就頂着一边的艙壁，腿支在另一边上。仰面躺着

① 橫梁——橫支在船上的木梁和鉄梁。——原書注